

# 列寧家書集

# 列寧家書集

巴比塞、庫勒拉編

徐 懋 庸 譯

東北新華書店分印行

1949. 8.

列寧家書集

一九四九年八月翻印生活書店版。

|     |                   |
|-----|-------------------|
| 編者  | 巴比塞、庫勒拉           |
| 譯者  | 徐懋庸               |
| 出版者 | 東北新華書店遼東分店        |
| 印刷者 | 東北新華書店<br>遼東分店印刷廠 |
| 經售者 | 各地新華書店及代銷處        |

1949.8. 初版 遼·1——3.200冊

# 目 次

|         |   |
|---------|---|
| 序文..... | 1 |
|---------|---|

|            |    |
|------------|----|
| 列寧的家書..... | 93 |
|------------|----|

## 第 一 輯

|          |    |
|----------|----|
| 引 言..... | 93 |
|----------|----|

|                         |    |
|-------------------------|----|
| 1894—1896年——彼得堡的初期..... | 97 |
|-------------------------|----|

## 第 二 輯

|          |     |
|----------|-----|
| 引 言..... | 119 |
|----------|-----|

|                           |     |
|---------------------------|-----|
| 1897—1900——在西伯利亞的流放中..... | 123 |
|---------------------------|-----|

## 第 三 輯

|          |     |
|----------|-----|
| 引 言..... | 269 |
|----------|-----|

|                                        |     |
|----------------------------------------|-----|
| 1900—1905——一次流浪時期（慕尼黑，<br>倫敦，日內瓦）..... | 279 |
|----------------------------------------|-----|

## 第 四 輯

|          |     |
|----------|-----|
| 引 言..... | 301 |
|----------|-----|

|                                              |     |
|----------------------------------------------|-----|
| 1905—1914——第二次流浪時期（日內瓦，<br>巴黎，Gracovie）..... | 307 |
|----------------------------------------------|-----|

## 第 五 輯

|          |     |
|----------|-----|
| 引 言..... | 395 |
|----------|-----|

|                          |     |
|--------------------------|-----|
| 1914—1917——歐洲大戰時在瑞士..... | 401 |
|--------------------------|-----|

# 序 文

## 一 「人」的列寧

這裏的許多信，是一八九三到一九一七年間，列寧從俄國，從西伯利亞或從外國寄給他的母親和他的姊妹們的書信的一部分。

在這許多年中——差不多佔一世紀的四分之一——列寧是在陰影之中，至少在半陰影之中，盡心竭力，準備着現代的最偉大的一個變動。寫這些信的這人，在他寫這些信的日子裡，未嘗稍停地做着一場有計劃的世變的實際的指導者，煽動者和實現者，這場世變，在地球上的資本主義的渾沌中，打下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改變了世界的面目，改變了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後的歷史。

有的人會說：名人們的私信，通常總要使其人的偉大性減色。人們愛從這種反映一時一刻的思想的瑣屑的手札之中，去看他們怎樣恢復其本來面目。讀了私信，人們就會理解一個偉人的『小』的方面，而這對於人們是不值注意，沒有教益的。……然而，那里的情形却不同。在那種著名的淺人的標本，即所謂『表面的觀察者』的眼中，纔看得列寧在這些信中是游離了他的政治工作的，但這只是一種浮淺的，錯誤的看法。從這個問候着家人的起居，要求着寄給書籍，而且報告着他的個人生活的概況的人的身上，我們實在看出了一個：無論何時，都不至於而且不能停止地，化身為『革命』的Titan（巨人）來。這些書信，也許較之這個現代史上巨人的別的任何手稿，更能使我們看出其人跟他的事業的相互滲透和完全一致來。

但這是他的歷史人格的一部分，他的戰鬪活動的一方面——他的作為『職業的革命者』的工作中的戰鬪活動，特別是在這些信件中，早就給人預料到，猜測到的。

簡單地先說一說這個人物。

烏拉第米爾·伊里支·烏里央諾夫（Vladimir Ilyich ouiarov）是在一八七〇年的四月二二日，生於伏爾加河（Volga）中段的流域的Simbirsk地方的。他的父親Ilya（Ilych就是Ilya之子的意思。）是初等學校的視學官。他的母親Maria Alexanrovna Bank，是行醫的一個鄉村小貴族的女兒，在Kaasan邦中，該管着一處小小的產

業。

烏拉第米爾是次子。他的哥哥，亞歷山大（Alexandre），一個化學技師，是一個Narodnik（民粹主義者），換句話說，他是當時的革命的恐怖主義者的黨派中的一員，這種革命的恐怖主義者，就是被法國人誤稱為Nihilistes（虛無主義者們）的，他們憧憬着農民革命，以為這種革命是非在資本主義破壞農村公社——這在他們是叫做未來的『俄國社會主義』的核心的——以前爆發不可。他們有着理論家，也有着組織，但以謀殺為行動。一八八一年沙皇Alexandre II被Narodniki們所暗殺的事件，引起了嚴重的壓迫。在一八八七年，有一個對付Alexandre III的陰謀，這是Narodniki們最後一次公開行動的大計劃。這次陰謀是被警察所破獲了；主謀者都被審判，上了絞架；Alexandre Ilitch也在其中，其時烏拉第米爾有了十七歲，他已經在跟Narodniki們所走的相異的道路上——在Karl Marx所設定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熱心於政治活動。

一八八七年，烏拉第米爾·伊里支考入Kazan大學，却就在同年被開除（因為他加入了一個研究馬克斯主義的秘密組織）。他被驅逐到他的外祖父的領地去，在這地方，他的姊姊Anna（Eisarov之妻），先被沙皇的勢力所放逐着了。不久之後，他加入了Samara的律師公會，做了一年的律師。

若干革命者，如Plékhanov, Axelrod, Vera Zassoulitch，和別的幾個——一小群的戰士——組織了勞動自由社，

這就是俄羅斯工人社會民主黨的果核。在 Kazan 的時候，以及一八九二年在 Samara 的時候，烏拉第米爾。伊里支都參加着馬克斯主義者的團體。

從這時起，他的生活，就跟俄國的革命運動不可須臾分離了，並且，憑着一種從頭就顯得非凡的魄力，和一種異常的活躍，他繼續地進行種種偉大的事業——這些事業，可以這樣地總而言之道：『戰鬪』，先是爲着馬克斯主義，而反對那 *nerodniki* 們底不正確的理想和無政府主義的手段；後來又反對那使勞動者的鬭爭離開社會鬭爭而僅僅局限於職業上的利益的追求的，非政治的工團主義（*Syndicalisme politique*）；最後，又爲着一個真正革命的布爾希徵克黨的創建，而和那孟希徵克底改良主義的，投降的，——而且雖然打着『*démocratique*』（『民主的』）的標幟却並無實效的歪曲傾向而戰鬪。

我們在這里所公佈的這些信，是配合着，從這些大戰鬪的時代起，至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爲止的一大階段的。列寧的這些信的主要收接者是他的母親 *Maria Alexandrovna* 和他的姊妹 *Maria*（*Maniatena*）及 *Anna Ilinichna*。此外和他的姊姊 *Olga* 也有關係，這個姊姊，是當她做醫學生的時候（一八九一年春），因爲看護病人和她的也是青年謝世的兄弟 *Dmitri*（*Mitja*）之故，傳染了傷寒症而早就死去的。

我們將在後面讀到的書信集，是並不完全的。這些信件，只有一部分尚被保留着。收受這些信的人們，都是處在各種不斷的迫害之下的，既然他們是 *Okhrana*——

——沙皇的秘密警察——所永不忽視的一個革命戰士的至親，何況他們自己也就是戰士。他們的私生活是充滿着匆忙的搬家，搜查，被捕或流放的痕迹的。因此，他們的闖禍的兄弟所寄給他們的許多信件之缺失，實在毫不足奇，有的是落在偵探的手裡去了，有的是被那些怕招災惹禍的人們所燒燬了。有着上述的命運的信件，自然是最『有興味的』一些：是用了不顯形的墨水，寫在某種旅館帳單或詩稿的反面的『化學信』，或者是用同樣的方法，嵌寫在書本或科學雜誌的字裡行間的。關於這事，列寧的姊姊Elisarova夫人（Anra Ilinichna）告訴過我們，一九〇一和一九〇二年間，當她在巴黎跟她的兄弟住在一起的時候，她怎樣的學會一種特殊技能，就是靠着手摸就能選定那種有着最適於記錄密字的紙張的書籍。巴黎的舊書舖老板，看着他們的這位主顧對於她所買的內容古怪的舊書的紙張表現着特殊的興味，始終莫明其妙，只是大為驚託而已。

最後，有一部分信件，是永遠達不到收信人的手裡的，那是經過檢查員的手，並且為他們所特別注意的一些。許多的信，是大轉彎地旅行的，往往得通過三四個中間人。它們經過許多的關口，每一次總逃不過雙重的檢查：『在我們的處境之中（在你的，尤其是我的境況中）要像心如意地通一次信是十分困難的』，列寧在給他姊姊Maria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這對於別的通信者，連他的老母在內，顯然也是一樣的。

從這一切限制和追逐之下有留下來的信件，保留着

它們被寫下的時候的種種困難的情形的印記。發信者需要時時刻刻注意這事情，就是他所寫的這幾行文字是要被秘密警察們小心地，戀戀不捨地閱讀，研究，分析過的。他又得估計到他的通信者的方面，若沒有一種雙重的眼光，至少須有一種特殊的敏悟。在許多封信中，我們常常碰到十分奇怪的語氣，最曖昧的切口，意外的和例外的固有名詞。列寧在一封信中間起一個『旅行中國的人』怎麼樣了——其實是探詢着他的少年時代的朋友，又是Samara團體中的同志的A. Sklarenko的狀況，這人當時正在滿洲的鐵路上當差使。當他請人轉達他的最大的願望『於波蘭的朋友們』並且希望得到他們的消息時，其實是要知道他的朋友 Vorovski的近況。（這人後來是在瑞士，被Conradi所暗殺的。）

同樣的秘密的言語，也用在關於文學，科學，政治的參考書的問題上，這種種參考書，是列寧在信中時常說到的。Maria Oulianova，就這樣的情形之下，把俄羅斯工人社會民主黨的『宣言』的樣本，夾在照片簿的簿面之中，寄給她那住在Munich的兄弟。列寧接到了這種於他十分重要的參考資料之後，用這樣的話答覆道：『承維也納的表兄帶到了各種書籍。尤其是許多非常美麗有趣的照片，感謝之至。我希望時常能夠得到同樣貴重的贈品。』所謂『維也納的表兄』，其實是G. Krassine，他就是把那本照片簿放在小皮箱裡從維也納帶到Munich的。

這樣地，這些信件相當地能夠把讀者引導到一個人

的生活和工作底秘密的和特殊的狀態裡去——這個人，就是以他的十年的堅韌的活動，促成了俄羅斯帝國的崩潰而代之以一個新的，紀念碑的社會的。

這些通信，雖然本質上是政治性的，而且爲了『陰謀上』的必要，是頗有刪削的，但是，通過了它們的假裝，我們同樣地看得出那個『人』。在革命的動亂的初年裡，關於列寧，人們有什麼話不會寫過呵！他的敵人，連那些混入『朋友』範圍的人們也在內，競以製造可笑的謠言爲勝。至於公然地真面目地以惡意相對的人們，則把他描寫成一個好殺的劊子手。有些後來加入了反革命陣營的或真或假的『同人』，把他說成一個心地狹隘的政客和牢騷的憤世家。另一些人，則把他形容成一個常發怨聲的不信託人的小布爾喬亞。但是，透露在他的書信的字裡行間的這個『人的列寧』的真相，跟上述種種可悲或可笑的漫畫，多麼地不同啊！

在這些信件所包含的，那醞釀着決定的革命的整個時期裡，我們看出，俄國各地的沙皇勢力所追逐所搜索着的敵人，是深切地掛念着他的家屬的命運的。對於母親，他尤其關心。他和她的關係上，是尊重，恭敬和一種可以說是天性之愛混合着的。我們不斷地看到，這遠離膝下的兒子，常常勸告他的母親，叫她住在這裡或那里，叫她怎樣安排她的居處，使這做了兒女們的命運的奴隸的老婦人，時常得更動住址。他勸她少跑跑路，多休息休息，要保重身體。當不知道她所住的屋子是否够溫暖時，就很不安，於是告訴她應該在房間裡裝一個

小小的鐵火爐，『像此間所用的那種——他寫這信時是在巴黎——或者像我們在西伯利亞時所用過的那一種。』這位老Mariy Alexa drovna的生活——當她的兒子初次長期流寓在外國時，她已有七十多歲了——實在是不大容易的。一個接着一個的，她的兒女們：（她的長子，是好幾年前就被絞死了的。）兒子，女兒，女婿，都被逮捕，被監禁，被處罰，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或遠方的治下。在許多的長時期內，她只孤月月地一個人生活着。已是別的老婦人們正好安樂地在繞膝的兒孫群中享受清福的年齡，她却要時常坐在監獄官的應接室裡，等候跟她的兒女們之一見一見面，或者孤單地抵抗那『嫌疑犯』的生活的困難，接二連三地，這個被捕了，那個起解了，對於各人的命運的憂慮，更增加了她的痛苦。她一生中最慘苦的時候，要算是一九〇一年了：Volodia（烏拉第米爾的愛稱）被流放，女兒Mari和女婿Eliarov下獄，女兒Anna，爲了逃避同樣的命運而躲在外國，幼子Dim tri被驅逐到外省的一個小小的大學城裡，不准入莫斯科和聖彼得堡之境。

這時的數月間，母親寫給她的兒子的信件，並沒有保留下來。（烏拉第米爾·伊里支——也像他的同志們和家屬們——是遵從着共同的規定，不得保留『私』信的。）歐洲的民主政府或立憲政府，都把這個危險的『Nihil se』（虛無黨員）的姓名，登在他們的黑表的主要地位，他若一不小心，就會貽害於整個組織的。（在他，世上是沒有比組織更貴重的事物的。）在 Volodia

答覆他的母親的信裡面，我們可以看出，母親對於那些紛紛離散的親人們的命運，是表示着極深的不安的。在那些回信裡，則洋溢着對於母心的悲痛的憂念的一種深的同情。當時的列寧的生活，從精神的觀點看來，可說是豐富而開展的，但從物質的觀點看來，則困苦而艱難。這是他從西伯利亞歸來之後，馬上就接下去的第一個流放時期；他當時對於這次的流徙尚未習慣，況且他首先所到的地方慕尼黑使他感覺缺乏許多東西，不像那些聚集成殖民地的移民那樣的來得容易生活。不過，就在這個時期，他的頭腦之中，準備好了他的爲完全的馬克斯主義而作的大鬭爭底決定的階段之一，也在這個時期，他開始組織起未來的布爾希徵克的鐵軍來；也在這個時期，他想好了『職業的革命者們』的組織，這就是他從一九〇一年的秋天開始寫作的『做什麼？』一書中所解釋着的；跟他的實際的生活平行地，他在歷史上活動起來了。他的夫人，*Nadejda Constantinovna Kroupskaia*，他的流亡中的伴侶，記着他在這時期的情形道：『當他寫作的時候。我從不對他說一句話，絕不問他一聲。』雖在這種完全集中於腦中所想，手中所寫，而且深知其重要性（這種地方，他是超過一切別的同志們的）的政治問題上的生活中，他却總謄寫得出時間和言語去安慰他的老母。他時常努力想像許多新的證據，使她覺得境況似乎比較好了一點，他對她說些別的『情形』，如說人們釋放了許多因極重大的事件而被捕獲被控訴的犯人。終於有一天，這個困苦地來來往往，被反動者攔得飄泊不定

的七十老婦，停止了她的絕望了，在廣大的俄羅斯土地上，在那二十年後豎遍着她的兒子的雕像和紀念碑，響徹着他的神聖的名字的大陸上。……

有好幾次，他想把他的母親留住在自己身邊，安慰安慰她的晚景。而成功的只有一次，但是阻梗他的這種主意的實現的倒是 Maria Alexandrovna 自己：她常常願意留在那些特別需要她的幫助的孩子的身邊。至於 Volodia，她知道他是『能幹』的，而且她又知道，他的身邊，另外有個女人在着，這人，一面作為他的政治工作上的最好的合作者，同時也對於他的辛苦的流動的移民生活，熱心地提供着一些德國人所謂『gemütlichkeit』（安慰）的東西。

關於 Nade'ida Constantinovna Kroupskaia ——她是從一八九四年起（這年，列寧在聖彼得堡的社會民主黨所組織的工人教育團體中，認識了這個年青而熱烈的女戰士。）到這偉大的領袖之死（一九二四）為止，一直共着革命者的生活，而且給我們寫過一冊動人的列寧回憶錄的——，在書信中提供着一個很生動印象。那在活潑的群眾和勞動階級當中生了根的列寧，當他在無論何處出現的時候，雖然他的頭顱是偉大得達於絕頂（Stratosphère），但是我們總能識別出他的夫人的忠實，相似，而且其偉大不亞於他的影子。但是我們不要太相信『影子』這個字眼。使我們覺得她不過如此的，那是由 Kroupskaia 的謙遜，她這謙遜可以說是『過渡』的。實際上，布爾希微克黨，俄國的革命，對於這個非常的婦人，是應該致

很大的敬意和一種對製造新世界的人們所應有的感謝的。那些決定着這兩個人物的關係的全部的連繫，深密的結合，使我們想到：在有些情形之下，在列寧的書信的一旁，有轉載Nade'da Constantinovna寫給同一個收信人的信件的必要。這是一件特別有趣的事，看一看許多同樣的事實，同樣的問題，同樣的心事，怎樣地以一種稍稍不同的方式，反映在這兩個人的才能上，性格上。

列寧的性質就在這種地方表現着。他對他的一生的伴侶所保持着的不移的愛情，在『大人物』中間，無疑地可說是一個稀有的現象，至在一個常因外力而不測地變動不定的職業的革命者的生活中，則是特別可驚異的現象。假如，在這極簡略的敘述中，容許我們拉長一下，考察考察他們的這種關係，那麼我們可以舉他們一對，爲一男一女的結合的好例子，差不多可以說是最美滿的：兩個人，在個人關係上彼此互相愛悅，但是，又一同地在平等的地位上合作；各人都具着特殊的手段，但是雙方都將全部的精神和心力，奉獻於一個共同的偉大理想底熱心的實現。

列寧的對於他的夫人的不衰的戀愛，是和他對於家屬的深固而永恒的關係相等的。在下面的信件所反映的二十四年間，他對於他們的態度，從不曾有一刻的改變。而且，他在親屬關係中的堅貞，是和他的對於所獻身的事業的信仰的堅貞相等的。表現出某種猶豫或感到某種懷疑的情形，列寧是從未有過。我們看了他的純粹的私信，更可明白此事，在那些信中，他所表現的曾經有

過的情感，是完全出於自然的。最確實的證據是（假如還需要提出補充的證據來的話），關於他從頭就完全接受而且創造着的那種理論，關於他所信仰的而且終於使之在現代的現實上——並且在人類的前途上——實現的那種原理和制度，絕沒有一種異議的誘惑，沒有一種歪曲的傾向，能够擾亂他的頭腦。

我們之所以在他的思想上找不出一點猶疑的痕迹，那是因為他根本不會有過猶疑的緣故。在這些書信中，我們也不能找出他的個人境況上的不安的痕迹，但這却不是因為他沒有這種不安的緣故。列寧的生活上的物質條件，在大部分的時期中，是很不可靠的。例如，他的姊姊Maria，曾對我們這樣說起他一九一一年在巴黎的生活：『一九一一年的秋季，十月間，我成功了到外國的旅行，在巴黎，跟烏拉第米爾·伊里支過了兩個禮拜。我看到他的物質生活很不好，食物既不充足，衣服也寒傖得可憐。我硬要他第二天跟我一同到店裡去買一件他所必需的冬季外套，但是他堅決地反對。第二天早晨我很詫異，因為到了我所指定的時間，我聽見他在我的臨天井的房間的窗下叫我：原來，Nadia已經趁空說服了他，叫他接受我的贈品了……日後，我布置了一個辦法，從俄國寄了些食物到外國去，他纔能在巴黎吃到火腿和臘腸。關於我所寄給他的一些家常的火腿，他在一封信中（今已失去）宣言道，那是一種「珍品」，由此可知，他在巴黎平常所吃的，是何等的肉類了。……』

這樣，烏拉第米爾·伊里支是過着窮人的生活的。

他的生活費，一小部分靠黨的津貼，但這不是經常的，只在他特別窮困的時候才有；另一部分，是她的母親寄給他的一些小數目，作為官吏的寡婦的母親，是領着一小筆恤金的。但是補湊他的需要的，大部分是他自己的工作所得，他是不得不從一個鬥士的事業上，分出一部分工夫去賺些錢過活的。

他常做翻譯的工作：『翻譯，同時是最好的職業。』他找尋出版家。他不止一次地寫道：我找不到一個出版家。他學習德文，法文，也研究波蘭文。他也作演說，也常替La Pravda（真理報）撰著報酬很少的論文。Kroupskaia也做種種工作，她教書，也做些文字作品，但是作品的出路，也頗多周折。

他們不住旅館的時候，她也要料理家務。『在瑞士，雇用人真是貴得可以：每月要二五到三〇法郎。』反之，在巴黎，一間有用具的房子一禮拜只要六到一〇法郎，而且很過得去了。

他差不多總是寫着他『毫無需要』，『吃得很够』的，每逢非向母親要求物質上的援助的時候，他總覺十分痛苦，於是他竭力更求儉省。一八九五年一〇月五日，他從聖彼得堡寫出的信中說：『……實在太浪費了：三八盧布一月，實在是，我算計得不好，譬如，單是趁電車，我每月化掉了一盧布又三五。我應該力求節儉……』後來，他請求他的母親『不要把從年金上省下的錢寄來』，這事正是 Maria Alexandrovna 所想做的，因為她從她的兒子的朋友那里，知道他正缺錢用。